

中东地区政治

2009年中东大选述评*

滕海区 姚大学

摘要: 2009年,以色列、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相继举行大选。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时隔四年重执权柄,伊朗保守派竞选连任成功,阿富汗普什图族则再掌政权。中东大选表现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转型性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性两大共性特征,而不同的历史文化又使其表现出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等个性特征。一系列大选将对“巴以和平进程”、“伊朗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中东大选; 社会转型; 政治发展; 中东政治; 选举政治

作者简介: 滕海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五邑大学讲师(北京100089);
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内蒙古通辽028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2-0027-08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NJSY07133 的阶段性成果。

2009年可谓中东地区的“选举年”,在这一年里,以色列、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土耳其和科威特等国都举行了不同规模与级别的选举,其中以色列、伊朗和阿富汗三国的大选(本文简称为“中东大选”)最引人注目。由于本年度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新中东政策初露端倪、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因此,中东主要国家政局的变更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流必将对中东局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中东主要国家的大选情况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特点和影响提出几点管窥之见。

一、中东大选概况

在2009年举行大选的国家中,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世俗化、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伊朗是独具特色的伊斯兰共和制国家;阿富汗则是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和正在重建的国家。三国的总体情况基本反映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

1. 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重执权柄

2009年2月10日,以色列举行第18届议会选举。本届议会选举是在巴以和平进程裹足不前、“铸铅行动”刚刚结束的情况下举行的。选举中包括前进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在内的33个政党

角逐议会的 120 个席位，并争夺新一届政府的组阁权。2 月 11 日，选举结果公布：利夫尼领导的“前进党”以微弱优势获胜，获得 28 席；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获得 27 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获得 15 席；工党沦为第四大党，获得 13 席；宗教政党“沙斯党”获得 11 席。^[1]从政治倾向上看，右翼势力获得了约 63~64 个席位，符合组阁条件，而以“前进党”为代表的中—左翼集团最多可获得 57 个议会席位，组阁前景黯淡。经过多轮的商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于 2 月 20 日授权“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组阁，在“前进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联合“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沙斯党”和“工党”等组阁成功，重执权柄。

对于“利库德集团”而言，此次成功组阁尤为不易。2005 年以色列总理、“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致使“利库德集团”丢掉了执政党地位。此后，随着沙龙的追随者相继退出“利库德集团”加入“前进党”，“利库德集团”的实力更为大减，以至于在 2006 年的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仅获得 11 席，比失去了沙龙的“前进党”还少了 17 个席位。2005 年内塔尼亚胡成为“利库德集团”领袖以来，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以及“前进党”在巴以和平进程上的徘徊不前，逐渐收复了失去的选票，终于在本次议会选举中获得组阁权，并成功组阁。

“前进党”作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大选中未能获得组阁权，主要是因为在本次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家园党”获得 15 个议席，而“工党”只获得 13 个议席，这就使中—左翼集团很难达到法定的半数议席，无法实现组阁。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民众对中—左翼政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表现深感失望，而纷纷转向了右翼政党。由于“前进党”拒绝参加政府，内塔尼亚胡并未组成广泛的联合政府。如何妥善处理政府中左翼党派与右翼党派的分歧将是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首要考验。

2. 伊朗：保守派竞选连任成功

伊朗第 10 届总统选举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举行，参加此次选举的包括现任总统内贾德、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和前革命卫队司令雷扎伊。此次选举是伊朗自 1979 年以来第一次采取西方式的竞选运动，如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候选人利用互联网发布选举信息、夫人站台助夫竞选等。在本次总统选举中，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据称有近 90% 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的最后争夺在内贾德和穆萨维之间展开，前者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则倾向后者。选举前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夺，但计票的结果却令各预测机构大跌眼镜，内贾德以 62.63%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于穆萨维的 33.75%。^[2]以穆萨维为首的改革派认为在选举过程中存在“明显违规”，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引发了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德黑兰发生了近十年最为严重的骚乱，导致了数十人伤亡。2009 年 8 月 5 日，内贾德正式就任伊朗第 10 届总统，成功连任。

伊朗此次总统选举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美式的竞选方式、高投票率以及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伊朗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和以教士阶层为核心的保守势力的利益分歧与博弈，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对抗的表面化。前者各大媒体称之为“改革派”，后者则被称之为“保守派”。现在看来，这场“选举之争”还是以“保守派”的胜利而告终，这是伊朗此次总统选举的未变因素。从历史上看，20 世纪以来，伊朗数次大的政治运动的主力军都是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与宗教势力，他们有时联合，有时对抗。他们的联合导致了巴列维王朝的覆灭。而在 1989 年拉夫桑贾尼就任总统以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日渐加深。此次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骚乱可以说正是这一趋势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不变的因素。由此看来，在此次总统选举中表现出的两派冲突的表

面化正是这一趋势的发展。

3. 阿富汗：普什图族再掌政权

2009年阿富汗总统选举原定于3月举行，但由于安全原因推迟到5月，最后则定于8月20日举行。在此次总统选举中，成功登记在册的总统候选人共41人。后来因有9人先后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故最终参与总统角逐的只有32人。^[3]在所有候选人中，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和前外长阿卜杜拉呼声最高。卡尔扎伊出生于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普什图族，其父曾任查希尔国王时期的国民议会主席，并且是波帕尔查伊部落的首领，他还得到塔吉克族军阀——第一副总统法希姆的支持。阿卜杜拉的母亲是塔吉克族人，其父是普什图族人。他在抗苏斗争中被视为民族英雄，2001年，“北方联盟”的重要领导人马苏德遇刺身亡后，阿卜杜拉在“北方联盟”中的影响力大增。本次选举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不仅选举日期一拖再拖，而且选举结果的公布日期也一再推迟，直到10月19日才公布，结果卡尔扎伊仅获得49.7%的选票，未过半数。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将于11月7日举行第二轮选举。然而11月1日，候选人阿卜杜拉意外地宣布退出选举，随后，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卡尔扎伊赢得本次大选，再掌政权。

阿富汗此次选举是“塔利班政权”倒台后的第二次大选。与上次大选不同的是，此次大选期间，安全形势急转直下。战后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要在阿富汗推销其民主制度、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以“塔利班”为首的宗教势力的强烈抵制。“塔利班”扛起“原教旨主义”的大旗来反对美式民主以及美军对阿富汗的占领，这是阿富汗民族主义特有的表达方式，即以宗教运动来践行民族主义思想。在“塔利班”看来，相对于国家的独立而言，民主显然居于次要地位，更何况还是美式的民主。这就造成了“塔利班”的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对抗”美式民主的局面。此外，民族主义“对抗”民主还体现在本次选举中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之间的争夺，两人分别代表了阿富汗的两大民族。阿卜杜拉的支持者8月24日威胁说，如果阿卜杜拉落选，他们将拿起武器在阿富汗国内发动武装叛乱。^[4]从中可以看出，阿富汗两大民族的严重对抗导致了民主形式与目标的背离，使阿富汗在此次大选过程中再次出现了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对抗”。对于卡尔扎伊总统来说，在第二个任期里，他能否抚平两种民族主义对民主的“对抗情绪”，将是阿富汗政治重建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

二、中东大选的特点

2009年举行大选的三个中东国家具有相同的地区属性，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转型性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性两大共性特征。此外，这三个国家又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属性：以色列是中东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是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伊朗是伊斯兰民主的唯一实践国；阿富汗面临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是政治重建。因此，在大选中还展现出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等特征。

1. 社会政治发展的转型性

“转型”在社会或政治领域的内涵是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转型”具有方向性，从现代化角度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2009年中东大选的基本情况来看，三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处于转型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转型阶段。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准可以简单地用一对相互作用的参数来衡量，即政治共同体。它包括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所

谓“社会势力”指的是“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5]7-10}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准。所谓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5]10}。它包括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和政治运作程序的制度化两部分，政党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组织发展水平的试金石。在2009年中东各国的选举中，除以色列外，我们很难看到现代政党的身影。伊朗展现的是两大利益集团的纷争；阿富汗则呈现出以两大民族为基础的竞选格局。这些都不是现代的政党政治。从政治程序运作方面看，中东大选中伊朗和阿富汗都可能存在违规和舞弊行为，伊朗由此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这表明这些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式和程序还未能将民众扩大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合法的渠道，在选举中还存在着制度上的不完善。

其次，国内政治势力格局处于转变之中。一般来说，政治势力结构的转变源于社会分化和分层，以及国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以色列而言，中东局势特别是巴以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其国内选票的归属。从这次选举来看，右翼政党的选票高于中—左翼政党，特别是传统左翼政党——“工党”仅得到了13席，比上届议会选举少了7席，创历史新低；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家园党”获得15席，比上届议会选举多出4个席位。这说明以色列民众对左翼政党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温和立场失去了耐心，以色列政坛或许又迎来了新一届的“强硬政府”。在伊朗大选中发生了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抗议和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伊朗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国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届国会（1980~1984）中，教士所占比例达到50.6%，专家学者占34.8%，学生仅占4.2%。到了第六届议会（2000~2004）时，教士所占比例减至12.8%，专家和学者的比例减至20.0%，学生所占比例则增至43.8%，较第一届议会增长10倍还多。^[6]从1976年~1996年的20年间，伊朗社会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5.4%增长到10.2%。^[7]这说明伊朗国内的政治势力格局正在发生转变，而这次选举中发生的骚乱正是这一转变的外在表现，也正是伊朗中产阶级崛起的重要标志。^[8]在阿富汗国家形成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阿富汗的中央权力基本上为普什图族所掌握，其他民族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地位。然而20多年的内战使阿富汗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普什图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力量有所上升。^[9]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普什图族的卡尔扎伊和塔吉克族的阿卜杜拉共同角逐总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普什图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局面。

最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处于转型之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现代化最初阶段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模仿。^{[10]9}就2009年中东大选的三个伊斯兰国家而言，又具有特殊性。既有伊朗对西方政治制度“扬弃”的“伊斯兰民主”，也有美国“强加”于阿富汗的“美式政治制度”。在伊朗选举中，则表现出美式选举“伊式民主”的奇特现象。许多美式的竞选方式出现在这次选举中，候选人内贾德和穆萨维争打“夫人牌”，甚至还对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进行直播。此外，在内贾德获得连任后，还提名了三名女性部长，这些都是伊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尽管这些竞选方式有争夺伊朗年轻人选票的因素，但是这也说明了伊斯兰革命30年来，伊朗的政治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出现了转型的趋势。阿富汗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战后从美国“移植”而来的，阿富汗战争击溃了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政权”，战后，美国主导了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在政治方面，阿富汗公布了以美国宪法为“模板”的新宪法，确立了“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和“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原则。阿富汗战争使阿富汗原有的政治构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两国无论是在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还是完善政治制度方面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次选举的情况来看，阿富汗的政治制度仍然处于“破而立”的阶段。

2. 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性

中东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使维护国家安全成为此次各国大选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议题。以色列处在伊斯兰国家的包围之中，从建国以来便将维护国家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因此，中东局势以及巴以关系也就成为影响甚至是左右以色列大选结果的重要因素。从这次选举来看，既有在选举前“前进党”为争得选民而策划的“铸铅行动”，又有选举中各派对巴勒斯坦政策的争论。以色列大选的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执政三年来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无所作为的中—左翼政府下台，右翼保守派赢得了选举，并成功组阁。对于以色列来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对于保障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以色列大选恰逢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出笼之际^[11]，在以色列的大选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伊朗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伊朗通过发展核能力以实现对国家安全的保障。在此次总统选举中，无论哪派上台，在发展核能力这一点上都保持一致。^[12]但两派在与西方交往的方式和态度方面仍然分歧较大，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对外政策上的主要分歧所在，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正是由于“改革派”亲西方的特点，使“保守派”认为在选举中发生的抗议和骚乱是西方国家导演、“改革派”表演的一场颠覆伊朗现存体制的阴谋。同时，发生的抗议与骚乱本身对伊朗的国家安全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国家安全是伊朗此次大选中的突出问题。

在阿富汗大选中，国家安全更成为一个直接的挑战。阿富汗大选是在“塔利班”重新起势的情况下举行的，与阿富汗大选相伴的是恐怖袭击以及北约军队的反恐行动。投票当天，对投票站的保护动用了北约军队、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警察等多种武装力量，阿富汗大选期间安全形势的严峻由此可见。同时，本次阿富汗大选的低投票率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阿富汗民众缺乏安全感。阿富汗大选中另一个安全隐忧就是以塔吉克族为基础的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能否接受卡尔扎伊的连任，是否像阿卜杜拉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要发动叛乱。阿富汗大选中，国家安全受到“塔利班”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严重威胁。

3. 政治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多样性

2009年举行大选的三个国家除了表现出以上的共性特征外，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以色列属于议会制国家，它的这种政治制度是将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与犹太的传统政治思想融合起来，同时兼顾其移民国家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伊朗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制”，这种政治制度与一般意义上共和制的不同，它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政府分支机构之上设立了以“法基赫”为首的权利机构，“法基赫”由什叶派宗教领袖出任，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代表着国家的主权，总统只是政府的首脑。可以说，法基赫是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利中枢。^{[13]263}经过战争的磨难后，阿富汗“塔利班”治下的原教旨主义政权瓦解，逐渐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从政治发展阶段看，在三国大选中体现出不平衡性。以色列无疑是西方民主化程度最高、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由于伊朗什叶派宗教特殊的认同观弥合了国内种族间的裂痕，“伊斯兰共和制”为民众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民选总统”代表着选民的利益，从这方面看伊朗是除土耳其外，中东最民主的伊斯兰国家，也是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阿富汗从建国以来始终存在着强烈的部落主义倾向，国家机器相当软弱。^[14]从这次选举的情况来看，阿富汗国家机器在有效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诸方面都受到严峻的挑战，阿富汗的国家机器还处于起步阶段。

三、中东大选的影响

中东作为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一些地区大国和热点国家政权的变更势必会对地区局势和地区热点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2009年巴以和平进程的当事国之一以色列举行了议会选举，执政3年的“前进党”下台，“利库德集团”联合右翼的“以色列家园党”、宗教政党“沙斯党”以及左翼的“工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对于“利库德集团”的重新执政，各方反应不一。多数人认为内塔尼亚胡的上台将使“巴以和平进程”陷于停顿。在以色列国内，议会中最大党派“前进党”领袖利夫尼在与内塔尼亚胡就“前进党”是否加入联合政府的会谈之后，明确表示“两党在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我不会在违背我们理想的政府中，担任一枚卒子”^[15]。“工党”经过与“利库德集团”的讨价还价后，在获得新政府中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5名部长职位的情况下，同意加入联合政府。在国外，美国的态度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当被问及美国对以色列大选结果的看法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戈登·杜吉德说，不管以色列政府如何组成，美国都将与它在双边和地区事务上开展合作。美联社则分析说，右翼联盟组成的政府可能会造成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反对与阿拉伯人媾和，而实现中东和平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项首要任务。或许，美联社的评论更符合实际。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对内塔尼亚胡的上台感到沮丧。巴勒斯坦资深谈判人士埃雷卡特认为：很明显，以色列已经决定终止和平进程。^[16]

那么，内塔尼亚胡的上台对巴以和平进程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从历史上看，“利库德集团”并非总是巴以和平进程的障碍，有时还是和平进程的推动者，《戴维营协议》的签订便是一例。因此，“利库德集团”对和平进程的影响还需具体分析，就以色列新政府的构成而言，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仅占65席，未能组成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这一政府的基础很脆弱，在议会中受到“前进党”的制约，在政府中又不得不调解左右两派的矛盾。可以说，内塔尼亚胡是在“走钢丝”，他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一旦做出任何让步，他的盟友们就可能让联合政府瓦解。从内塔尼亚胡的个人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尽管他在1996年就任以色列总理时提出了“以安全换和平”的强硬的对巴政策，但也有同阿拉法特签订“怀伊协定”的表现。而作为巴以和平进程主导者的美国由于深陷阿富汗，目前很难顾及巴以和平进程。加之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软弱，巴以和平进程很难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突破。

2. 对伊朗核问题的影响

在此次大选中，伊朗和以色列的保守势力都赢得了胜利，无疑将对伊朗核问题的发展产生影响。目前，以色列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有核国家，而伊朗发展核能力对中东的战略平衡，特别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无论是中—左翼集团，还是右翼集团上台都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核问题形成于20世纪九十年代拉夫桑贾尼总统执政时期，发展于哈塔米总统和内贾德总统时期。在发展核技术这一点上，伊朗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太大的分歧。无论是内贾德还是穆萨维都强调这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谁上台都会保持这种权利。因此，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对伊朗核问题的基本认知不会因政府的更替而改变。但保守势力的上台可能使伊朗与以色列或西方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变得更加僵硬，甚至使这一问题继续升级。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伊朗核问题不仅关系到伊朗和以色列两国，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自从美国放弃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反导系统的计划后，美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加之奥巴马政府积极倡导全球核裁军，因而使伊朗核问题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在国际体系加速转变的大背景下，伊朗如何在挑战美国地区霸权的同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妥协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是伊朗核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所在。

3. 对阿富汗重建的影响

阿富汗面临的最现实问题就是“重建”，这既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权威和政治文化的重建，也包括经济与社会重建，还包括被多年战争侵蚀而趋于解构的民族国家的重建。这几方面是统一的整体，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国家的重建是其他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阿富汗举行的总统大选无疑给阿富汗重建带来契机，当然，与机遇相伴而生的还有挑战。

阿富汗此次大选是“塔利班政权”倒台后的第二次总统大选。此次选举具有投票率低、安全形势严峻、选举结果悬而不决、结果存在争议等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本次大选对阿富汗未来局势发展的影响力。卡尔扎伊的当选对阿富汗局势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从此次选举的过程来看，卡尔扎伊的当选最直接的结果可能就是导致阿富汗的“治”或“乱”。在选举过程中，爆出卡尔扎伊有舞弊的行为，涉及的选票达总数的10%。^[17]如果卡尔扎伊以舞弊的方式当选，阿卜杜拉的塔吉克族支持者没有人会承认选举的结果，整个国家将再次陷入动乱。^[18]选举结果悬而不决可能是由于对涉嫌舞弊的选票进行调查，而更可能是在争取安抚反对派的时间。事实上，对于舞弊问题的争执只是阿富汗历史上塔吉克族对普什图族领导地位的又一次挑战，只不过这次是披上了宪政民主的外衣。卡尔扎伊当选新一届总统存在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其新政府的基础也很脆弱，因此，在新一届政府的治理下，阿富汗重建的前景并不乐观。此外，阿富汗重建的推进与“塔利班”反政府活动的减少是共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尔扎伊的当选有利于容纳“塔利班”中的温和派进入政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塔利班”。

四、结论

2009年中东大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世界格局处于大转变以及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初露端倪的国际背景下举行的。中东作为世界的一个敏感地区，会对这些变化最先作出回应。同时，这些变化又将与中东各国政治的变迁合流，体现出一些既有地区共性又有民族国家个性的特征，共性体现着本次举行大选三国的共同地域属性，而个性则体现着各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差异。总的来说，中东地区还处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也正是伊朗、阿富汗在选举中骚乱、抗议频发的内因之一。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在本次选举中，国家安全成为三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则是中东大选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三国政局的变更必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情况看，巴以和平进程前景黯淡，伊朗核问题挑战与机遇并存，阿富汗重建前路漫漫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趋向。

[参考文献]

[1] 邓玉山, 徐刚. 以大选初步结果显示前进党以微弱优势领先[EB/OL]. [2009-02-1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11/content_10802430.htm.

[2] 金辉, 王鹏权. 伊朗大选牵动世界政治格局[EB/OL].[2009-06-25].

- <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625236403.html>.
- [3] 新华社. 阿富汗大选基本情况 [EB/OL]. [2009-08-2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20/content_11916215.htm.
- [4] 唐娜. 阿富汗总统候选人支持者威胁发动叛乱 [EB/OL]. [2009-08-20].
http://chinadaily.yayuan.org/hqgj/2009-08/25/content_8613526.htm.
- [5]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6] Arang Keshavarzian. Regime Loyalty And Bazari, Representation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Dilemmas of The Society Of Islamic Coali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09, 41(2).
- [7] Farhad Nomani. Fall Of Iran Classes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Decades [J]. Middle East Studies, 2008, 44(3).
- [8] 柯冠. 伊朗大选风波渐平 内贾德安然过危机? [EB/OL]. [2009-06-22].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 [9] Anwar-ul-Haq Ahady. The Decline of the Pashtuns in Afghanistan [J]. Asian Survey, 1995, 35(7).
- [10] 丛日云. 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赵伟明. 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 [J]. 西亚非洲, 2009(6).
- [12] 大选骚乱不会改变伊朗核雄心 [EB/OL]. [2009-06-22]. <http://gb.cri.cn/27824/2009/06/22/2805s2542448.htm>.
- [13] 王彤.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4] Anthony Hyman. Nationalism in Afghanist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02, 34(2).
- [15] 理念不合 以色列外长利夫尼拒加入联合政府 [EB/OL]. [2009-02-21]. <http://www.chinanews.com/>.
- [16] 巴勒斯坦为以色列选举结果偏向右翼感到沮丧 [EB/OL]. [2009-02-11].
<http://world.people.com.cn/GB/8785640.html>.
- [17] Derek Henry Flood, A dangerous new Afghan road opens [EB/OL]. [2009-08-11].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I18Df03.html.
- [18] Pamela Constable, Unease Grows Over Afghan Election [EB/OL]. [2009-09-2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9/12/AR2009091202765.html>.

Review of the 2009 General Ele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ENG Haiqu & YAO Daxue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such as Israel, Iran and Afghanistan held general elections in 2009. Likud in Israel regained power after four years; Conservatives in Iran continued ruling and so did Pashtun in Afghanistan. In these elections, there exist two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ransi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But due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istory these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diversity and imbalanc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se elections should exert certain impact on Palestinian-Israeli peace process and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General Election; Social Trans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Middle East Politics; Election Politics

(责任编辑: 钮松)